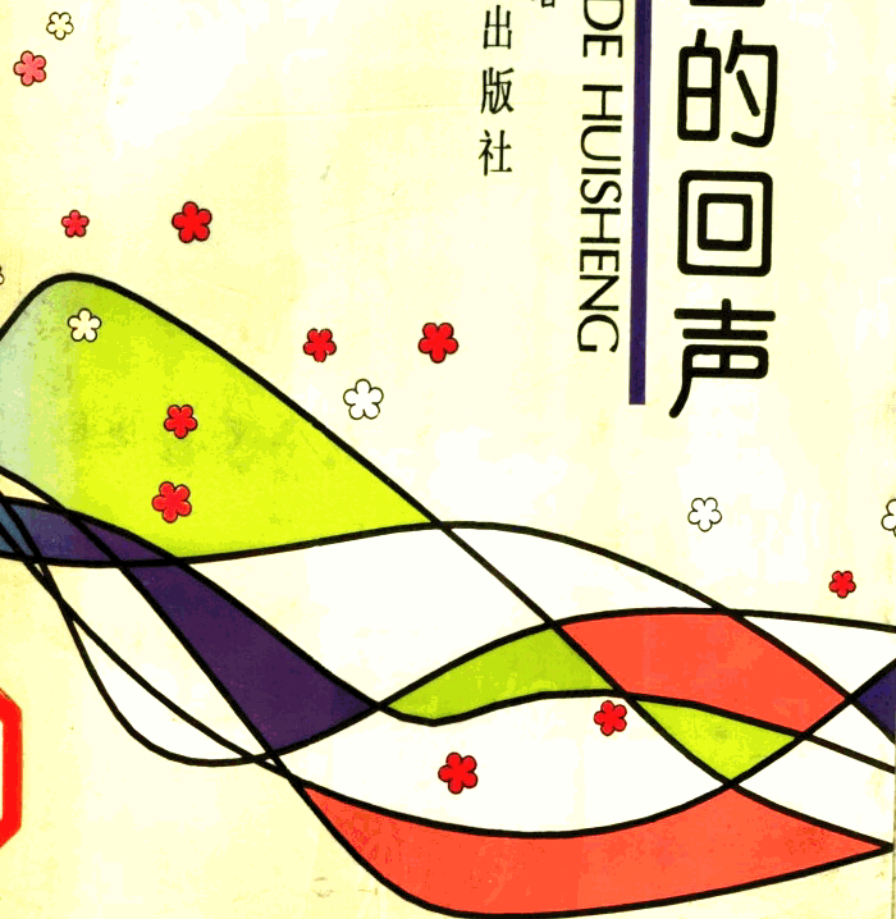


残雪的回声

CANXUE DE HUI SHENG

任建谊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任建谊,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早年入伍,继而从医,现在河南新闻出版报社工作。

因较早地投身军旅生活,造就了自强不息的性格。因非常热爱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终于弃医从文,半路出家做了编辑、记者。因常润笔疾书,不肯辍笔作闲,才有了这部集子,并于1989年加入了中国作协河南分会,成为一名作协会员。也许因为这些作品出自一位女性的纤纤之手,才使作品多少有了一些细腻感人的文学色彩。

目 次

序 王全书(1)

一辑：小说五叶

嫂嫂	(3)
胸怀	(21)
相亲在病房	(25)
瓷都的来客	(30)
残雪的回声	(43)

二辑：散文花瓣

潇洒走一回	(99)
哎，我的宝贝儿子	(102)
路，还是要走下去的	(104)
难数的创伤	(106)
困惑后的选择	(109)
撤诉	(111)
单相思	(113)
称谓问题	(115)
暗枪	(117)
爸和他的“渔友”	(120)

表姐	(122)
墓穴草青青	(125)
旅途记事	(128)
代价	(131)
街头巷尾	(133)
妈妈和她的“舞友”	(135)
她的位置	(138)
那倾斜的身影	(141)
裂痕是这样缝合的	(144)
绿的诱惑	(148)
相见时难	(150)

三辑：纪实之窗

中原，禁毒行动	(152)
'92 中国打假纪实	(163)
擎起达摩克里斯剑	(179)
——中原大地打假纪实	
扫黄启示录	(189)
老年再婚晴雨篇	(195)
美容热透视	(203)
中国报刊的节日	(208)
——全国报刊博览会巡礼	

四辑：文学报告

- 崛起在贫瘠的虎狼爬岭上 (216)
——记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周遂记
- 雷草湖滩采煤人 (224)
——记宝丰县张八桥煤矿矿长张怀义
- 丰碑立在商酒务 (231)
——记宝丰县商酒务铁路煤炭中转站站长孙江
- 他有不凡的目标 (238)
——记宝丰县大营被单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宋占清
- 梅开冰城独一枝 (243)
——记中医脑病专家张冬梅
- 敢问路在何方 (249)
——记河南省职工医院经络科医师张喜宽和他的世家
- 这里，永远是儿童的春天 (256)
- 热心·知心·贴心 (263)
——记河南省纺织工会主席孙根录
- 一片真情 (271)
——记郑州市中原区区长燕德全
- 陈天然与出版 (274)
- 走在火路上的杰出诗人 (277)
——王怀让素描
- 康群：笔耕难休的老总 (288)

人生能有几回搏	(294)
——记不安于平淡的孙法智	
范文章：新时期河南青年报刊的开拓者	(302)
竞争·奋进·开拓	(307)
——访《妇女生活》总编辑刘绪乾	
甘为人梯，默默耕耘	(312)
——记《故事家》总编杜道恒	
风驱大笔有孤魂	(317)
——潘海印象小记	
曲苑耕耘慰平生	(324)
——记中国曲协会员，《传奇故事》编辑刘建勋	
一颗编辑之星的轨迹	(328)
——赵怀庆印象	
夜访刘兰芳	(337)
舒安娜风格	(340)
“荷花斋”里听浩歌	(348)
——记一位农民作家	
第101个优秀教师典型	(355)
——由《妇女生活》的一篇通讯引起和发生的故事	
“环球”脱颖在黄土地	(360)
——记洛阳市环球实业总公司经理郭中魁	
孟加拉湾的热流	(369)
——中国乡镇企业代表团访孟追记	
第二届河南艺术节采风	(373)

写在第二个春天里	(377)
——河南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侧记	
巡礼伊川杜康酒节	(380)

五辑：书评小札

少年儿童知识的小百科	(385)
——简评《幼教常识 1000 题》	
失败乃成功之调味品	(387)
——简评《珍贵的启示——科学家失误谈》	
恢宏的史前史诗	(390)
——简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小说》	
优秀儿歌的宝库	(392)
——简评《中国儿歌作家优秀作品选》	
河南出版专利第一人	(394)
——记陈炎午和他的《双合本图书结构》	
祝君做好梦	(396)
——读《千奇百怪的梦》	
后记	(398)

饱蘸激情 掷地有声

——序任建谊作品集《残雪的回声》

王全书

读完任建谊女士的作品集《残雪的回声》校样，感受颇深。这是她对自己前一个阶段编辑、记者、作家生涯的总结与回顾，也是对今后路程的激励与鞭策。我为她取得的这一成果而由衷高兴。

这部作品集，从文体上看，涉及小说、散文、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不同形式；从内容上说，横跨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等多种领域；从语言上讲，通篇洗炼流畅、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富有意境；从时间截取上分析，作品所反映的人物、事件，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火热生活，都是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都是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因此，这部作品集的出版，不仅有着文化传播与积累的作用，而且更富于讴歌时代、激励前进的战斗功能。同时，对于文学爱好者、新闻爱好者、出版爱好者的采访和写作实践，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中的许多作品或展现宏大的建设场面，或描绘艰苦的创业历程，或书写多彩的奋斗人生，都充满着对人的鼓舞、启迪和力量。这体现了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投身改革大潮，关心民族大业，关心祖国昌盛的主人翁精神，也体现了作者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高的精神和感情，作者才能不畏艰苦，饱蘸激

情，以厚积而薄发，写出既气势恢宏，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

也许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出自一位女性纤纤之手，也许是因为作者对文学的灰姑娘特别钟情，也许因为她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特别熟悉。因此，在这几十篇作品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活真谛的深深理解；从头到尾，充满了将生活的真实跃然纸上的栩栩灵气；特别是语言的运用，华美而不媚，朴实而不俗。那词汇，呼之即出；那文采，飞扬流畅；那意境，深邃博大；那美感，回味无穷。

建谊女士是勤奋的、多产的、也是艰难的。她 16 岁当兵，不久学医，而从事编辑、记者和文学创作可以说是自学的半路出家。她能驾驭这么多的文体，她能写出这么多的佳作，都是因为她凭着对文学的一片爱心，进行艰苦的跋涉，不懈地追求，终于通过了一段漫长的崎岖不平的道路，走进了文学的殿堂，开始摘取明珠……她那丰硕的成果，艺术的追求，艰苦的奋斗，着实难能可贵。

文学的道路，记者的道路，不全是鲜花，在漫长的道路上还有荆棘。建谊女士踏进了成功之门，洒下一路辉煌，并随着她的努力，将会更加辉煌。我祝愿她继续奋进，不断登攀，再上新的台阶！

嫂 嫂

又一个清明节来到了。我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以一个红军战士弟弟的身份，受民政部门的委托，前往甘肃的戈壁滩去扫墓。

我踏上西去的列车，驰骋在祖国的大地。透过窗外，看到田野上已经一片翠绿。我禁不住打开车窗，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只觉得脸上暖融融的，春天又一次来到人间。

列车进入了崇山峻岭，象一条巨龙似地出没在起伏的山峦和涵洞之中。随着列车不停的颠簸，我的思绪也在激烈地翻腾着，很自然地想起我要祭奠的亲人——哥哥和嫂嫂来，他们如果能活到今天，看到祖国四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该会有多高兴啊！

记得和哥哥分别，那是4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乌云遮住了月亮，漆黑一团，红军已经突围转移了，白色恐怖即将来临，全家人都在忐忑不安中入睡。

突然“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紧接着便听见村子里“汪、汪、汪”地狗叫声。我急忙披衣起床，一看我爹也起来了。这时，院子里传来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只听有人在急切地敲门喊道：

“爹，开门，快开门！”声音很急促。

“是哥哥！”我急忙开了门。

只见哥哥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右手提着一只手枪，左手拉着一个年轻女人，浑身一股血腥味儿。再看看那女人衣着非常华丽。眼前的情景，简直把爹爹和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

“这是咋回事？保平。”爹爹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我连忙栓上门。

“到屋里说吧。”哥哥说着把那个女人让到屋里床沿上坐了下来。借着油灯微弱的亮光，只见她体态窈窕，秀气的瓜子脸，两颊娇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挂满了晶莹的泪花，丰满的胸脯在微微颤抖。

哥哥放下手中的枪，用衣襟擦去额头上的汗，小声地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个女人叫风英，今年刚满17岁。三天前，地主陈二豹随还乡团催租，风英爹因为还不起给风英娘买棺材借的陈家的二十块大洋，被狗腿子活活打死了。早已对风英垂涎三尺的陈二豹以“抵债”为名把她抓去。今天晚上，五十出头的陈二豹强行和风英举行婚礼。

在客人们喝罢喜酒，纷纷离去以后，陈二豹来到后院新房，把一直守护在风英身旁的二个丫头赶了出去，关紧房门，开始动起手脚来。恰在这时，哥哥从县农会开会回来，路过陈二豹家的后墙外边，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救声和厮打声。便急忙跳墙过去，拨开房门。

只见风英头发散乱，上衣已被撕开。哥哥怒火在心中燃烧，他举枪结果了陈二豹的狗命，把风英救了出来。

听哥哥讲完，爹爹担心极了。

“孩子，这可怎么办呢？”他摇头直叹息，烟锅叭哒叭哒猛抽起来。

“爹，县农会被打散了，还乡团活动很猖狂，我就是不被陈家发现，也难逃还乡团的搜捕。县委指示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只见哥哥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用蓝底小白花布包了一个

小包。

“走，上哪儿去呀？”爹爹看看哥哥又瞅瞅一旁的风英，焦急地说。

我们的目光一同集中到了哥哥的脸上。

“由县农会老冯组织我们参加红军，长征去。”哥哥攥紧拳头，目光坚定。

这时，我和爹爹特别注意地看了一眼身边的风英。此刻，她抬起头，迎着哥哥的目光点了点头。

于是，爹爹从腰间摸出两个铜板，递给哥哥，混浊的双眼潮湿的：

“给，拿着，路上要小心哪！千万不要和别人硬拼，性命要紧。”爹爹的手在颤动。

哥哥“扑通！”一声跪在了爹爹的面前：

“爹，儿对不住您老人家了，您老要保重啊！”哥哥的泪水扑扑簌簌落在了地上，不知什么时候风英也跪在了爹爹的面前。

“我你们不必担心，家里还有你保山兄弟照顾。”爹爹忙把他们扶起，自己走去开门。侧耳听听外面没什么动静了，才让他们俩出去，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很远很远才回来。

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的面。

解放后，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老冯多方打听找到了我。那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可他不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相反却带来了噩耗，说哥哥在甘肃省武威县惨遭国民党的杀害。同时，他还告诉我：在长征路上，他主持了我哥哥保平和嫂子风英的婚礼，他把用子弹壳制成的“钢笔”送给他俩作为新婚的礼物，战士们用清泉当美酒为他们祝福。他们就在草地上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度过了那甜蜜的新婚之夜。

可老冯却说不清嫂嫂的下落，更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多年来，我多方打听嫂嫂的消息，就是没一点音讯。我只当她也死了，因为国民党在这一带杀死的红军太多了。因此，每次我来扫墓，总是带上两个酒杯，先斟给哥哥，再斟给风英嫂嫂……

“呜——呜！”汽笛一声长鸣，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啊，到站了。下了火车，先从兰州出发，过了乌鞘岭，沿着长城北行，出古浪便到了武威。这里自古为英雄用武之地。今日北门外，仍见荒冢累累，不知有多少古战场的尸骨埋葬在这里。我这个昔日征人至此，纵目眺望，平沙无垠，空旷寥廓，真叫人大起边城滴戍之想，心里酸沉沉的。

当我又乘坐了一段汽车，来到基地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又沉重了起来。说它是墓地实际上是一望无际的杨树林，到底哥哥的忠骨埋在哪里，至今我也无法知道。虽然在附近的高台县有红军烈士陵园，因为我知道哥哥是在这里壮烈牺牲的，所以我总是来到这里……

那还是在我多方打听嫂嫂下落时听说的：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遵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渡过黄河，进取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不料，正在渡河的部队突然遭强敌挤压，东岸待渡部队被迫东撤，已经到达西岸的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2万余人与陕北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脱离了联系，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历史展开了悲壮壮烈的一幕。面对10余万凶残的马洪魁匪军，西征将士在中央命令下组成红军西路军，在饥寒交迫和强敌的围追堵截中辗转甘、凉之间，浴血奋战近五个月，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马匪军杀疯了。抓到的红军战士遭枪杀、刀砍、活埋、揭头

皮、点天灯、剖腹挖心，董振堂及杨克明等领导被杀害后还砍下头颅，挂在高台城头示众：被俘的红军女战士被轮奸，甚至用刀子捅破下身，或者被侮辱后活活钉死在树上。

残存的被俘红军被押送到武威的戈壁荒滩上。当着红军战士的面，马匪军把被俘的女红军分给了连以上的军官。

看到自己的姐妹将要惨遭敌人蹂躏，红军战士的肺都要气炸了。就在匪军强行拉走女红军的时候，场内突然一片混乱，战士们夺枪的夺枪、搏斗的搏斗……马匪军眼看不好，连忙下令开枪，随着密集的子弹声，又一批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接着，匪军又宣布让男红军栽树，大家都觉得奇怪。匪官恶狠狠地说：

“戈壁滩上的树是栽不活的，红军的革命是胜利不了的。哼！让你们给老子栽！”

马匪军送来了早就准备好的树苗和铁锹。红军战士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忍辱负重，心里暗暗发誓：树是能栽活的，红军的革命是一定能胜利的！

一个人走上前去拿起了铁锹，又一个人也拿起了铁锹。顷刻，人人都拿起了铁锹。只见戈壁滩上锹光闪闪，红军战士把树坑挖得大大的、深深的，浇水的人把水浇得足足的，把树苗栽得结结实实的。就在树苗快要栽完的时候，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同志们，拼了！杀呀！”无数把铁锹向马匪军砍去。这时，早就埋伏下的机枪向红军战士扫射。最后一批红军战士又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浇灌了新栽的树苗。

岁月流逝，当年红军栽下的杨树已经巍巍参天，两个人也接不住的树干笔直挺拔，它不仅可供后人乘凉，而且早已成材了。

我哥哥是当年红五军的基层指挥员，在高台战斗中负伤被

俘，就牺牲在这片杨树林下。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缺乏理解，存在着相当多的误解。今天，历史已经对西路军牺牲的将士们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他们并不是跟随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牺牲品，而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绝贡献的勇士。尽管他们没有完成当时中央军委下达的“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但却以巨大的牺牲牵制了黄河两岸 10 余万匪军向西，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和和平解放，推动全国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望着这郁郁葱葱的杨树林，就想到我们祖国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过炮火硝烟的锤炼，如今它已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心中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更加怀念他们——哥哥、嫂嫂和红军。大漠落日，戈壁滩上的清风轻轻吹来，杨树林奏起了“哗哗”的乐章，像是低沉的倾诉，又像是激昂的号角、胜利的锣鼓。

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突然听到从不远处传来一阵“当哪，当哪”的驼铃声。我扭头一看，在一片尘土飞扬的地方，一辆骆驼车驶了过来，等走近一看，方看清赶车的是一位庄户人。

从他那古铜色的脸上看去已是花甲之年，岁月流逝在他脸上刻下道道痕迹。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打扮得像赶庙会一样。“馱——馱！”老人拉住驼缰，车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下车后，把驼缰解开甩在了地上，又拍打掉身上的尘土，然后从车上搬下祭品，放在了离此不远的一座坟前：四个枣花馍馍、一盘大肉、五个苹果、一条大鱼。噢！原来他也是来扫墓的，他家也有人是红军？

我找了几个大的鹅卵石，坐在一旁，静静地想看个究竟。

只见他把祭品摆放整齐，又取出了两个酒杯和两双筷子，从

怀里掏出一瓶酒，把地上的两个酒杯斟满，端起一杯，目光凝重地望着坟墓上那新长出的青草，嘴角在抽动，老泪顺着面颊流淌下来。他仰起脸一口气把端起的酒喝光，然后又把另一杯酒洒在了坟墓上，嘴里还不停地做些什么。突然，他竟嚎啕大哭起来，而且哭得那么伤心、动情，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泪水打湿了他的衣前襟，后来，他索性坐在地上：

“我那苦命的人啊！你全是为了我，你死得那样早，撇下我一个人走了，你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呀，我对不起你……”

人的感情是相通的。他这么一哭，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无比悲痛。出于礼貌，同时也怕老人过于悲伤，我走上前去扶起了他：

“老人家，不要过于伤心，那样，会哭坏身子的。”我掏出手绢递了过去。

他没有接，抬手用前臂擦干泪水，声音仍然很颤抖：

“同志，你是不知道，她太可怜了。”

“她是谁？”我不解地问。

“是我老伴。”他双眼红肿，脸色严峻。

“她也是红军？”我惊异了。

“嗯。”老人还是悲悲切切地点了头。

这时，我和他一起坐下，每人点燃了一支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请他谈谈她。年老人之间的谈话往往是很知心的。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和她相识的全部经过。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认识她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农村里的红卫兵也学着城里造反派的样子，把我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打成了走资派。他们白天批斗我，晚上也不放过我。就连过去被劳教过，行政拘留过，判过刑，蹲过班房的人，也都是屎克螂穿上大布衫——冒充人的教训我搞了资本主义，更

为气恼的是就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我死了妻子没有再娶，也被他们说成不娶老婆是为了和村里的妇女主任搞“破鞋”……

我实在忍不下这口窝囊气，真没想到革命革了半辈子却落得这样下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我想到了自杀，一死百了。

在一个北风呼啸，漆黑一团的夜晚，我喝了大半瓶老白干酒，带上一根粗绳子，来到村外的荒郊野地，望着被夜雾笼罩着的村庄，望着这旷山野岭，在这片土地上洒下我多少辛勤的汗水，可如今，唉，我一咬牙，最终还是把绳子挂在了一个大树杈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北风仍在刮着，我浑身很冷。只见一个40多岁的女人守在我的身边。她正吃力地要将我扶起。我大吃一惊！天啊，这不是在做梦吧。明明吊在了树上，怎么又会躺在地上？

“怎么，难道是她在救我？”我迷迷糊糊在想。不禁埋怨起她来。

“应该让我去死嘛。”我挣扎地坐了起来，满腹的悲伤使我落下泪来。

“你可醒了，真把我急坏了。”她见我醒来惊喜至极。

“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她急切地问道。

我挣扎着站起，跌跌撞撞地朝黑幕中走去。谁知刚走几步，便又一头栽倒了下来。她赶忙追上扶起我，嘴里埋怨着，我只好俯首听命，把手臂搭在她瘦弱的肩上，任凭她扶搀着回到了村里。

到家后，她帮我铺好床铺，照顾我上床休息。又忙着烧火理灶为我烧开水去了。这时的我，由于喝酒过多，又经凉风一吹，